

名家制義



題顏修來稿



邇者士子競嗜先輩武進崑山嘉魚嘉定及江右諸大家稿先後繼
 出而學者效步趨工顰笑實不能似其萬一顏修來先生丁未進士
 既服官益肆力於制義經經緯史升天入淵每搆一藝期於驚世震
 俗所刻未信堂近稿卓然一家言也海昌荊州太史往時館於先生
 家言先生不辭看時文嘗於案頭見先輩文一帙輒驚喜如遇故友
 故先生所作文皆苦心經營得自創造不從誦讀來嗚呼文章一道
 惟實學真氣相為往復世人無尺寸之積累徒向本頭中冀望捷得
 摹古摹今同歸一陋亦可哀也先生本以射策成名乃深嗜篤好於

此其立志較然與世之庸俗齷齪者相去什百可不謂豪傑之士乎

事父母幾諫

顏光敏

事親而時出於諫亦無失其事之之道而已夫於父母而有諫蓋人子之不得已乎然非幾諫則幾忘其為事父母已今夫人倫之教豈非欲其自致而不當使之有餘者哉故主恩惟患不摯主義惟患不嚴是皆用吾力而無所用吾術焉及夫恩與義之相奪則有得半之道以將之者非術之謂也其兩端之交致不得不然耳吾為事父母者言其變可乎生而切昊天之戴即偶有過舉人子豈所樂聞乃始於一念之淡漠而乖離之象成焉又非徒得罪閭黨之謂也幼而習義方之訓凡我所能言父母豈不深悉乃激於一時之隱諱而厭薄

之心生焉。又非徒自陷阿諛之謂也。故為人子。有時移事君之道。以事父母。則用諫焉。蓋天子必有諍臣。而父母豈無諍子。雖然。竊恐欲父母有諍子。而父母遂不得而子矣。先王之法語。誰曰不然。至子以是加之親。則其理已誣。是欲免親之戾。而其戾已深也。彌違之義。良臣尚不敢居。况乎其賊恩而責善。他人之忠告。尚可徐圖。至子不能得之親。則後無可繼。是欲釋親之愆。而其愆反遂也。幹蠱之名。孝子固所深痛。况乎其在隱而彌彰。則惟有幾諫之道焉耳。人之為不善也。當其逐小利而悍然以行鬼神。或不足畏。及其念後昆而廢然以返。師友皆不及知。蓋父母之轉移於其子。非可以形迹求者也。人之

好上人也。即使稱之曰賢。但不及他人之聖。則不甘。即使稱之曰愚。但如其子之哲。則反喜。蓋父母之匡救於其子。非可以勝負論者。也是故人子於此。必有知幾之明焉。必有謹幾之養焉。知則知其幾之在親。造端必有自起。或溺於人。或徇於物。迨其未著。而潛消默默乎。若出無心也。孝之所謂無形無殼也。謹則謹其幾之在我。程量不可少加。或輯以辭。或柔以色。迨其徐覺。而輒止兢兢乎其弗敢過也。孝之所謂臨深履薄也。我思古人。管茅永棄。誠其母之所不堪。而首疾心傷。惟望當時之舒究。棘薪載歌。亦其父之所深怒。而劬勞聖善。曾無從一之嚴辭。蓋父母之過。其関乎父母之間者。猶將如此。則人

子豈敢謂諫父母哉。亦曰事父母而已矣。
言情則感入隱微。論理則義臻至極。

齊

顏光敏

祭統之存於聖人。則其心為之也。蓋非慎則無齊。非齊則無祭。夫子
非以教後世也。而祭統存焉。已聞之聖學。莫先於敬。敬者德之聚也。
知敬之為聚。而所以事鬼神之道。統此矣。何則。鬼神遠乎人。以為安
闕宮清廟。肅肅乎。其與為徒也。而情不可以踈。使積歲時之睽離。
曾無見位聞聲之想。則其怨恫者必深。鬼神體諸物。以為用酒醴。笙
簧。藹藹乎其與人相接也。而禮不可以狎。使當咫尺之對越。猶然飲
食晏衍之常。則其憑依者必殆。是故國之大事曰祀。祀之所重惟齊。
常人忽之。聖人慎之。孝子之事親也。無方而夫子不遂其養。廼牽牲

贊幣依然如菽水之承歡。所謂備物而薦之。以致愨也。念吾有身以
來。皆祖及之恩。勤鞠育以致今日。豈當其來格來歆。而人事猶得以
間之乎。蓋至君蒿悽愴。忽若與我周旋。而惟恐失之。雖嚴恪之中。而
不勝其哀焉。然後形與神交。寂睥然見孺子之容。而生我者。斯不虞
其捍格也。已。聖人之饗帝也。無慚而夫子不得其位。乃門行族厲儼
乎。如上帝之臨。所謂明德而出之。以小心也。念吾有生以來。皆明神
之覆載生成。以獲寧宇。豈當其既匡既救。而他物猶足以亂之乎。蓋
至高明博厚。忽若與我感通。而如或詔之。雖雍穆之中。而不勝其畏
焉。然後心與氣相凝。淵然見生民之始。而臨我者。斯克鑒其精誠也。

已。且慎齊則必慎其所為。齊者興王。斂九州之福。郊禘不逮。侯封。君
子修二簋之誠。山澤不通。淫祀蓋必事神。無諂事人。無爭。然後通乎
陰陽之義。而無不順。慎齊則必素有所謂齊者。湯孫之享祀。既忒剛
詩而載其聲。歌姬多之。制作漸湮。懷人而形諸夢寐。蓋必事亾如存
事微如著。然後贊乎幽明之道。而無所遺。吾見世之放而不祀者矣。
事無所益。則一本之恩。不足以感之。不仁而不可為也。又見世之黷
於祭祀者矣。中有所怯。則百物之精。舉足以奪之。不智而不可為也。
奈何典章具在。而邪正任其日消。風俗移人。而賢哲亦將不免。是皆
當以夫子正之云。

泛言慎齊賢人以下皆有此方是天地合德鬼神為徒存誠主敬制禮作樂精神無不融透真祭統祭義之文也

戰

顏光敏

惟聖人為知兵於其慎見之矣蓋至不得已而有戰此何事也而可勿慎諸然而知之者鮮矣昔齊人嘗謂夫子知禮而無勇斯其人非惟不知聖人也並不知禮蓋勇之中有禮禮之外無勇是故鼓而不前比於不孝天下豈有知禮而無勇者夫亦曰兵凶戰危聖人於是兢兢致慎云爾蓋自征伐掌於司馬其不戰則天子之憂也而人非其故矣百夫之長皆得挾策以干當時則海宇迄無寧歲弼失錫自王朝其不共則方伯之慙也而今失其職矣一勝之功遂思著書以教後世則奕葉安得完民夫子於此蓋實有不欲戰之仁焉百物生

而不能無金草。為我用則利，為人用則害。吾期於必勝，而謂人之求
敢乎哉？古之人先以玉帛，需以干羽。當時以為迂也。迨至命將策勳，
而纍纍京觀，孰非任耰鋤，供租稅之蒼生？念及此，而聞疆展土，皆動
色而不忍聞矣。夫子為民物，養其福則智名勇功，比皆潛伏而不屑用。
故夾谷之會，聞其語者，遂已。返侵地而消羣謀，則謹畏之由來者深
已。抑必有不忘戰之懼焉。萬民殖而不能皆馴擾，無欲則相安，有欲
則相奪。吾雖甘自弱而能禁人之不強乎哉？古之人蒐苗以禮，簡閱
以時。後世以為文也。迨乎國危寇至，而赫赫中權，猶然伏鉦鼓，避羽
旄之赤子，念及此，而偃武修文，雖美名而不敢居矣。夫子為國家建

其威，則圍師虞長，皆修舉而固敢墜。故雲門之後，出其門者，猶能統
偏師以張國勢，則敬戒之所全者大已。天道有舒而無慘，古今來已
不勝生齒之繁，故五帝鴻功，皆利濟乎萬世，而不能垂衣裳以蒞阪
泉。涿鹿之師，則天為之也。至春秋而會盟日繁，征繕日密，岌岌乎有
漸，不克終之慮焉。夫子將以濟天運之窮，而何得不慎？人情有合而
無睽，天壤間幾無容樽俎之地，故三王烈祖，皆拜颺於一堂，而不能
保子孫無南巢牧野之事，則人為之也。至春秋而大國無厭，小國相
讐，滔滔乎有載胥及溺之形焉。夫子將以弭人心之變，而何得不慎？
是故作兵甲則書，作三軍則書，所以杜其漸也。尚勇則譏，問陳則辭。

所以節其流也。奈之何後世猶不免為戰國乎。

上下數千年用兵利害抉其精要而言之。歷史盡該諸子可廢。處處不脫慎字。

疾

顏光敏

觀聖人之謹其身。知立命者非任命也。夫人之生也。非必慎則無疾。不慎則疾也。而夫子終不敢不慎。夫亦曰立命之道固如是耳。且洪範之叙五福也。一曰壽。三曰康寧。五曰考終命。於尊生之道三致意焉。而其福斂自天子。錫諸庶民。何嘗聽之不可知之數哉。聖人在上。則保天下。聖人在下。則保其身。夫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非恒人之所能知也。不自視莫大如我。呻吟呼籲。皆當有生我者為之拊循。不知萬物之中。既無所私。天地亦何為是僕僕也。賤者孰為矜。貴者孰加愛護。安與危。惟其人之自召而已矣。不自視莫重如生。紀日編。

年皆須有臨我者為之限制。不思百年之外，必無可幸。鬼神亦何為是勞勞也。善既不能留滯，惡亦不待誅鋤。修與短，惟其人之自命而已矣。若夫子者，德邁唐虞而不能享耄期之壽，學兼術藝而未嘗垂藥石之書。自吾黨觀之，則以為慎疾莫如夫子。云疾之所最難免者，類起於不知生火之燎於薪也。猶生也，無所為亦不可以暫止也。而水火意必欲竭其明以自炫，則其立燼也倍速。故世有勲名在天壤，福澤及子孫，而裁痛及身，徒聞歎息之聲，而無所用者。於此而常存其有餘，則慎之至也。而飲食居處，斯其後矣。疾之所最堪痛者，多由於不安死水之赴乎谷也。猶死也，不可為則宜任其自至也。而必欲涇諸淵。

奇雋

以為久，則其橫決也將甚。故世有違芻豢之養，却莞簟之安，而貪生貽患，求為庸鄙之夫而不可得者。於此而能體乎自然，則慎之至也。而清心寡欲，不待言矣。蓋聖心日與上帝相左右，但使補救有方，必不敢傷於所持。故雖信斯文之未喪，而伐檀過宋，已全非章甫逢掖之容。至人可視古今為旦暮，第使平居相保，亦常願與人為徒。故當奠兩楹之有徵，而曳杖逍遙，不自勝。梁木哲人之感他如大夫饋藥，未嘗非好德之心。而身之不輕，狗人者不妨直為告語。門人請禱，豈遂為非禮之愛，而事之稍近。矯誣者不以累其生，平蓋必如是而後可云正命也。夫聖人豈不達觀乎哉。

志在長生力求解脫皆非聖人中正之道一慎字反要寫得近情
近理乃妙水火二意法言繁露亦遜其奇雋

曲肱而枕之

顏光敏

寢失其安亦境之所不能堪也夫四體之安逸宜莫如寢乃猶曲肱
而枕之斯其境而何如乎嘗謂造物於人勞其生而逸之以死作於
日而息之以夜故雖極其拂鬱不堪思及忘形之時而皆可以勿計
乃世之不安命者則又不然未死而謀厚終之資而不知其已累乎
生也方寢而求附身之具而不知其已累乎覺也被飯蔬食飲水者
庶其寢與人同矣奈之何寢復當有枕乎人之於飲食也暫而枕之
在御獨久而貧窶者能知其久暫乎事在得已聊安其今夕昨夕
之常故身雖賴之而心不在人之謀飲食也難而枕之備物甚易然

而空乏者。遑較其難易乎。稱此以求。何者為苟合苟完之具。故夜恒思之。而且則忘。於是乎將曲肱而枕之矣。使其思宵旰之聖人。尚有虛其枕而不用者。則今日之偃然高卧。良足深尤。而人不盡然也。利欲相薰。日麾其肱以招之。曾不為疲。迺偶一曲而與我周旋。而厭苦之心。能勿生乎。當昏瞶困憊之際。忽有物焉。代我之肱。將必怡然而安之。而至其或枕以戈。或枕以塊。不遑恤已。使其念痿痺之矜人。尚有欲為枕而不得者。則吾生之洒然自由。真為厚幸。而人不盡然也。權位相軋。日曲其體以事之。曾不知恥。乃取一肱而供我晏息。而欣羨之念。能無起乎。當輾轉反側之時。忽有人焉。授我以枕。必將拜乎。

而受之。而至其為夸之枕。蹠之枕。不暇問已。萬物能寢而不知有枕。以其性無所擇也。然使有枕而即得為全人。則必當夙興夜寐。以求之矣。吾觀赤子之生。非不與枕相需而得之。固無悅容。奪之亦無愠色。蓋非有生以俱來者。盡可捐也。而凡身以外者。不當廢然而思。返也哉。小人雖寢而不能安枕。以其心多所累也。然使安寢而即列於君子。則必當下莞上簟。以效之矣。吾觀旅人之出。唯其肱之相隨。而倉卒未嘗暫離。顛沛猶將相守。蓋必無適而不存者。斯足貴也。而凡性以內者。不可憬然而起。悟也哉。感商王之旁求。尚需時會。見周公之髣髴。不我遐遺。吾是以樂而忘富貴也。

摹畫人情物理從極粗極俗處想出極深極雋來乃知天地妙文皆在村童野媪意中而才人知士搜索不到總坐心粗之故也

鄉人皆好

全

顏光敏

觀人必於其倫則好惡皆可用也夫以皆好皆惡論人豈鄉人皆善皆不善乎夫子曰是無異術也先辨鄉人而已嘗觀民之治也以天陰隲之而大治故無好惡而善不善已分民之訛也以人交競之而益訛故有好惡而善不善乃亂吾烏乎齊之亦仍以不齊者齊之而已好惡行於朝廷則賞罰所以厲當世乃至賞之而不知勸罰之而不知威斯其權輕矣用法者尚未能自別其賢愚則雖利用發蒙而適以滋羣情之惑好惡存於史冊則褒貶所以儆後人乃至貶之而見為榮褒之而見為辱斯其義誣矣載筆者尚未能自消其偏黨則

雖昭如懸象而適以啟衆枉之門。君子慨然念之，不得已而思以鄉人為斷，以為草野之為慮也淺，必不至行私智以炫人之明，閤閤之為地也親，必不至徇虛聲以亂人之實，而猶恐偶有異見，終不得為夫同也。必極之鄉人皆好，不則鄉人皆惡，斯亦可謂去我見之務盡者乎。雖然，易言哉，謂皆好而可意，必謂鄉人之善也；同方之慕，遂至槩信而不疑，則厚者不轉而為愚乎？且人知好之有效，必將闔然相媚以于汙世之榮，驅斯人而與鄉愿為徒，而天下之好一無可信矣。謂皆惡而可意，必謂鄉人之不善也。衆毀所集，遂至將棄而反收，則明者不轉而為僻乎？且人知惡之可居，必且悍然自命，以拂百姓。

之欲驅斯人而與中行為敵，而天下之惡一無可施矣。且夫皆好皆惡，又豈非世之絕無而僅有者哉？物論之不可齊也，千萬人頌之以為功，必有一二人斥之以為過，名行之不易飾也。在我方自謂有同流之嫌，而在世已早謂有獨立之惧，是豈淑與慝之異其人，抑好與莠之多其口哉？亦惟善者不善者之各有好惡也。云爾。善者好之，必不願天下復有惡之者；然而正不必其無惡也。不善者惡之，必不願天下復有好之者；然而終不能使其無好也。君子於是區別其間，而得其道矣。不情之毀譽，雖上古不能無，故明揚可以錫帝，而諛說亦以震師，惟虛其懷以受之，則善不善皆樂輸其情，以達君子之聰，是

即天之無私覆地之無私載無端之舉措雖聖人不能白必任賢不沮衆議然後養賢可及萬民惟精其識以察之則善不善皆可藉其力以為正人之助是即君子所以長小人所以消嗚呼士君子立身而必以鄉人之好惡為得失恐終不免為鄉人也然而選舉之法失者常不及其得矣不然則將以已之好惡行之且將以左右便習者之好惡行之也

博大之氣難於精卓沉摯之思不能浩衍若望如名山大川而仍有古木怪石邃壑幽溪耐人尋玩真宇內之鉅觀矣王荆石胡思泉後不意復見此大家手筆

莫見乎隱

二句

顏光敏

道之尚隱微也為大言之以示人焉夫以隱為見微為顯是亦足矣况莫見莫顯乎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固也顧其間有最切焉者吾何以辨之曰是即恒人所最易忽者而已其為境也未周乎耳目之方其為幾也早竭乎聰明之用自道之物於目也天下不復有明矣五色之紊不交於前而常有炎炎赫赫者終其身而與形為馳天下尚安有所謂隱乎至有隱而學問之事已得半矣而人曰吾將與天下共見之則必先其見者嗚呼夫人而誠不欲天下共見之斯已耳人與天如之何其相際也於無之中而忽為有不可遏也於有之中

而積為衆有益不可遏也。至於衆有既彰而轉不足以為有是故形之著者莫大乎離而聖人之命官授時不於方中之焚而於賜谷之實非索於隱而畧於見也。彼誠之萬形之一致而冥冥之必有所終耳。直夫使隱而果遂為隱有心者未嘗不籌度於其間然必有廢然思返者矣。若夫他人悉以為見而一人猶以為隱則愛我者不勝為我媿而我及無愧乎則謂由隱生見是見固從隱出也。即謂視隱如見是見猶與隱歧也。而吾則曰莫見乎隱自道之物於耳也。天下不復有聰矣。五聲之妍雖離乎側而常有隱隱隆隆者隨所往而與神日救天下尚有所謂微乎。至有微而夙昔之養稍自信矣。而人曰吾將

與天下共聞之則更治其顯者。嗚呼夫人而誠不欲天下共聞之斯已耳。寂與感如之何其相循也。於靜之中而忽為動不可思也。於動之中而析為羣動愈不可思也。至於羣動已極而轉不足以為動是故聲之著者莫大乎震而先王之閉關息旅不於百里之驚而於一陽之奮非尊其微而賤其顯也。彼誠知衆籟之共貫而號號之必有所托耳。夫使微而果遂為微觀禮者猶思周詳於其際然必有夸然不屑者矣。若夫他人悉以為顯而一人猶以為微即恕我者不能為我寬而我顧自寬乎。則謂積微成顯是微固在顯先也。即謂察微如顯是顯猶與微二也。而吾則曰莫顯乎微。

若到見顯他人或明自己反暗故須於隱微處着力千迴百折總要發得莫字透離震二義尤足驚心動魄

人莫不飲

二句

顏光敏

道不可離而人自不察即飲食可思也夫人之於道猶口之於味也自以為知遂終不知耳今夫天下事有偶為之而不能知者矣未有日日為之而不能知者也有不能知而遂不為者矣未有不能知而猶日日為之而終不知者也故吾謂道之不明不行不可解也而知味亦然萬物之於味也僅矣而其數協乎皇極蓋亦若是其不偏乎知其一不知其他則集蓂者不可語於莖然必未嘗閱歷之而不知也即君子無譏焉上古之於味也泊矣而其時垂於月令蓋亦若是其不易乎知其變不知其常則茹荼者謂其甘於齋然必有以顛倒

之而不知也。即若人有詞矣。所可異者。則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焉。身人之奉視庶類。為獨奢。即一飲食。而先有為生之。繼有為成之。故烹飪之中。有天焉。有人焉。即兩間。何不可知乎。然而約言之。則宴樂之君子。與耕鑿之小人。未必不同。此昧昧也。鼎俎籩豆。好禮者言之。便便而忽問元酒之何為。殷薦則且躊躇於顏。不能即答。何為乎。蓋天下之愈習見而愈不能知。有如是已人之統視萬物為獨尊。即一飲食。而前有為作之。後有為述之。故庖厨之間。有君焉。有相焉。即萬事。何不可知乎。然而淺求之。則列鼎之豐盈。與半菽之貧窶。未必不同。此惛惛也。羔豚脍脯。備物者辨之。亶亶而至。問稼穡之何以作甘。

則且封^附度於表。未能即愜。何為乎。蓋天下之愈日用而愈不能知。有如是已。且夫人之自信為深知者。獨味而已矣。酒醴之馨。以樂嘉賓。而寧胡考其先王教養之資乎。而人則曰。是直快我以味耳。日日而親伐性之媒。雖觴銘豆誦。而濡首之溺。無悛焉。至於降威大亂。後賢遂惴惴焉。謂味之可忘。人國不知。非味為之。而殉於味者。為之也。而試問殉於味者。之得為知味與否。恐愚不肖。亦有不屑為蕃殖之生。不在井閭。而在山澤。其上帝化育之仁乎。而人則曰。是直悅我以味耳。人人而習結繩之教。雖焚林竭澤。而朶頤之羞。無改焉。至於鳥獮魚鱉。君子遂鯁鯁焉。謂味之可干。天和不知。非味為之。而窮於味者。

為之也。而試問窮於味者之得為知味與否。恐賢智亦所不敢信。若夫推而論之。蠕者食而不飲。蛇者飲而不食。其於人也。何平而何陂。魚無往而不飲。蚓無往而不食。其於人也。孰豐而孰嗇。甚矣哉。知之易而難也。吾其如道何。

人都作穿譬語混過。一經實發。乃悟至理。充塞天地。粗心人埋埋多少文。不如此難言入道。

諾

顏光敏

君之應嬖人也。如響魯不可為矣。夫平公不見孟子。無足異者。而於臧倉如受命者。然夫非人君也。與哉。嘗疑魯之封於同姓為最大。而威重無聞焉。其後至不得列於戰國。或以為其臣強也。而吾謂君之不君實甚。彼臧倉者。亦豈嘗專大夫之政。竊公室之祿。置其君於莫可如何之地者哉。其姓名不足以通賢豪。即使聞正言而興好德之願。廟朝廷猶以為羞。其要領不足以膏鈇鉞。即使攫盛怒而伏救賢之誅。君子猶以為僭。而公乃直曰諾。蓋在庭之臣聞而驚焉。四境之百姓傳而笑焉。曰魯為秉禮之邦。而君與臣固如是哉。古帝得聖賢之

佐不免曰吁曰咈登其堂而都俞無聞則雖卜筮有靈亦不敢獻大
同之兆而况其在私人也良臣無糾繩之任猶將曰可曰否入其國
而唯諾成風則雖衮職無闕亦不能免容悅之羞而况其為人主也
然吾謂魯公者豈苟徇其臣也哉當請見孟子之言入乎耳也其應
之必不若是速夫疑貳先萌於心而後譖邪得發其口情也計公之
專一於倉非一日矣章甫縫掖之容聞而慊慕至面為詰之遂不覺
有慚色焉曰始吾與若言何如而遽忘之而悔過者不啻出諸口矣
從善言則如登而聽讒言則如墜勢也計倉之要結於公亦多術矣
陳善納誨之門久為屏絕即偶有所動遂不能無愠容焉曰若閱人
幾何而輒惑之而受教者不待辭之終矣於是倌人執鞭弭而返野
人望旌旄而悲深宮之諂諛日新高賢之輟迹日遠傷哉魯也其興
廢之大機乎吾聞先臣當乘輿既駕尚有以昭德塞違之說攀轅而
留之者國人曰臧氏其有後於魯乎吾知此翕翕訛訛者決非其苗
裔也而公何不曰吾將畧地焉

不摹諾字口吻專探諾字原由絕似楊椒山王勃然篇。小題無
纖巧圓滑氣斯為大家

樂歲粒米

取之

顏光敏

歲而常樂即貢法未嘗不善也夫寡取豈非善政然至狼戾之歲而後寡取則非政之平也而君子更憂其繼矣且所貴乎立法之善者無奢乎所不當奢亦無儉乎所不必儉夫不必儉而猶儉此其道宜無惡於天下第其心本不欲然惟立法以自制而遂不得不然則後世直以為法之窮而不以為心之善是故貢法有常必將聽命於歲矣周官制三十年之通則以量入為出而屢豐召於盛世禹貢底十三載之績則以薄賦為真而藏富徧於中邦若之何其聽於歲也使歲而能常中則無徧無陂百代猶將守之使歲而常過中則損上益

下兆民實永賴之。如其不能，必將有多取，以為虐者。即以樂歲言，秬秠糜芑之種，辨自先農，以為上帝之所誕降，而不敢褻者也。一朝而遺秉滯穗，居然付隴畝之游民，田家之智，奚足謔乎？君人者奉天道，以為節宣，因得乘其有餘，以備大兵大役之供，豈不愈於委棄也者？而無如舊章之不可益也。夫厲民而阻於舊章，誠為厚幸。至乘時集事而亦終阻斯，無謂矣。頽粟堅好之祥，祈於元日，以為明神之所畀賚，而不敢必者也。一朝而衣裳酒醴侈然，笑蟋蟀之風，人農夫之祿，寧有幾乎？君人者養民力，以慶普存，因得權其大有，以為三年九年之藏，豈不足以蠲發也者？而無如成憲之久相沿也。夫奉已而格於

成憲，亦復何尤？至經國利民而亦中格，斯不臧矣。國家之患，莫大乎閭閻之危苦將成，而為上者恬然不知所愧，無故而蒙厚斂之名，必思所以善後。至於寡取而將謂厚下之已深矣。他日而四境有告，則曰：我向貽爾以贏餘，而今安往乎？而民無以應也。則是以草野之顛愚而強委以哀多益寡之政法，令之刑莫大乎朝野之遵行極敝。而為上者寬然有以自解，無故而布剝民之令，必思所以改圖。至於寡取而將謂無私之可恃矣。他日而百姓有言，則曰：我向自處以儉嗇，而獨不聞乎？而民莫敢怨也。則是以王人之正大而幾同於欲取，故與之謀。人君而必欲貢之行計，惟有咨茹以戒，臣工琴瑟以御，田祖

使得歲歲豐稔。然後民受其福。君安其所。而無容變計焉。不然則將有不忍述者。

法之良也。多取正為寡取地步法之敝也。寡取正為多取地步。如此相形。不特下文之不善見。并本文之不善亦見矣。若但以反跌語忽過。誠為辜負此題。

萬章曰父

二節

顏光敏

觀聖人處兄弟之變。而知人倫之至也。蓋焚廩。蓋井。不難處之。泰然所難者。誠信而喜之耳。其斯以為舜乎。今夫人倫之內。其最不可用者。偽。其最不可及者。愚。人方我愚。而我亦相與為愚。則已偽矣。我既無偽。而遂不知人有偽。則真愚矣。間嘗論舜軼事。至于完廩。浚井。聞者莫不疑之。以為舜雖有自防之智。而心不應若是乎。瞽瞍雖有可眩之昏。而行不應若是忍。且舜何害于象。而必以殺之為功。且恐他人攘焉。又其語涉媯汭。而堯又置若罔聞也。吾以為其疑瞽瞍疑象。疑堯皆然矣。而疑舜則非。蓋其事之有無。無足深辨。設有之。舜亦若

是而已矣。夫不逆詐而必先覺者，聖人之明也。喜其新而忘其故者，聖人之量也。且人烏知象之必不以愛兄之道來乎哉？骨肉之胥殘，或為行道所弗忍，至于所為過當，則必無終不動之心。使當白旄，不反而遽除之，頑父猶能求燕婉而無傷，雖康叔之澤亦不待再傳而興也。彛倫之攸斁，或為覆載所難容，幸而所謀未成，則必無不可悔之過。使當熊，蹠未熟而蜂目之凶人，忽能垂涕泣而請罪，雖檮杌之嚴亦將校筆而喜也。當日者舜之宮，蓋罕有象之跡焉。雖有臣庶干戈琴張，未嘗頽而樂之一旦，而鬱陶之語感于吾心，怛怛之容達于面目。夫而後舜之鬱陶解，怛怛消，蓋前此未嘗為兄而今忽為兄前。

此未嘗有弟而今忽有弟也。如是而尚疑其為偽喜也哉？夫家庭之際亦未可徑率其真也。肥壯之速強，設者終勝于愆，志闕墻之爭，潛制者終勝于洗潰，而聖賢之行則無一不出于誠也。先天下之憂而憂，矧當體之疴癢，後天下之樂而樂，况同室之墳簞，蓋君子所知者道焉耳。如其道即校人，可以欺其大夫，而兄弟何有焉？嗟乎！兄弟之間不容有德怨，而不可無憂喜。有德怨則非義，故雖違非常而亦等于大杖之逃，無憂喜則不仁，故雖以至聖而不免伺狂童之色。後之人何為見不及此哉？曰：盡如此，則人皆舜矣。

誠偽憂喜四字道理說得透徹，上下叙事運化簡潔警湛，踈古論

衡博議之間

附之以韓

全

顏光敏

富貴之於人甚矣哉。而或以為造物者若或忌之也。輒不敢居焉。夫造物所忌者盈焉耳。富貴而盈與不盈。是固在我。然而難言矣。衡門之下。有嘯歌焉。見此此之居。夏屋則貌之。及乎束帛在門。而志倏變矣。形忽馳矣。圭竇之中。有弦誦焉。見瑣瑣之登。撫仕則譏之。及乎鼎食既久而車上儻矣。諸父名矣。浸假而附之以韓魏之家。又不知當何如者。吾聞之貧而無怨。難富而無矯。易聖人豈未悉人情與。彼泰然自侈者。何其比比也。且夫韓魏之家。亦何足泰侈之與。有人之於物也。僅耳。忽有萬物充盈其側。則顧而樂之情也。然而甘食者無加。

於果腹安居者無加於容身極人世必不能盡之紛華莫不營其得而憂其失吾生之歲月不更迫乎夫以身為形役君子猶將鄙之况以其身為萬物役也人之於人也等耳忽有衆人奔走其前則侈而臨之勢也然而欲賄者毀我之廉隅假威者蔑我之德讓取人世一無所用之諛諂遂以養其欲而給其求吾身之愆悔將誰任乎夫以人為人殉古人猶深惡之况以其身為衆人殉也然此猶從其累我言之也若夫內重而後見外之輕學深而後見欲之淺雖使匹夫而有家曾何足為累乎哉乃吾嘗思其人而不易覲焉始纍臣而終霸佐是必有過人之才然而鏤蓋朱紱使人謂功大而器小則亦猶夫

人也先逋臣而後列卿是必有過人之識然而投璧要盟不免貪天功為已力則亦猶夫人也設有人而自視敵然前乎此者不知何以自擴其雅量後乎此者不知何以終保其令名要其遠過乎人不待言已夫同處倫類而忽有一人之大過人則衆人之恥也盱衡當世而竟無一人之大過人則觀人者之羞也未有非常之胸期而日望有非常之遭遇豈知旁觀者方操輕重之衡以從其後哉卒之困約終身未必非天所以善全之也

從俗情推到聖學淺深俱徹而高視濶步卓越豪邁絕似趙儕鶴也○既切附字又切韓魏之家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顏光敏

善聖有時而進於神論人者所深樂也夫聖而不可知亦非有加於聖也而神自此名矣孟子曰天下有知之而不可能者中庸是也天下有能之而不可知者精微是也上帝降衷於下民則必有倫有物而後命為恒性而好異者若別闢一境焉待人擬議之偶及則微示以其端曰此非出有而入無者不足與於斯也而不知皆人力之所通先民垂教於後世則必共見共聞而後命為顯道而炫俗者若別私一物焉乘吾議論所常闕則思以驚其愚曰彼尊理而疑教者不足語於斯也而不知實絕詣之所極有如善信至於聖而更不可知

焉斯不謂之神乎天下之可一望而知者類耳聖則出乎類矣而人
又將以出乎類者知之乃同此知覺之倫而盛德日新何所緣而遂
與天載之無聲臭者同其廣運此非但下學不能知即同方亦決不
能知也吾思懸象終古不過此七政之參差而氣盈朔虛雖救義和
之神智而不能期於不變則不得不仰而欽之蓋惟不測之謂矣天
下之可推測而知者迹耳聖則絕乎迹矣而人又將以絕乎迹者知
之乃共此服習之常而大業日富何所施而遂令黎民之頌雍變者
歸於恭讓此非但旁觀不能知即自省亦決不能知也吾思體物幽
贊不過此二氣之功能而龜從筮逆雖極太卜之稽謀而不敢信其

無忒則不得不敬而遠之蓋惟無方之謂矣神為神而屈為鬼似神
猶專乎伸也專則可知夫晝夜之通其相為根柢也何間乎常人之
晝俾為夜聖人之夜以繼日是鬼莫非神也而聖人乃獨伸於萬物
之上形為體而神為用似神猶恃乎體也恃則可知夫聰明之用其
於學問也何涉乎常人未五十而視衰聖人方六十而耳順是形莫
非神也而聖人乃常存於百世之下而要非由善信以馴致之不及
此

神字極難形容文特妙于用借借得確乃勝正說也○京山作處
處實修來作處處虛此題雙壁

題李厚菴稿



予為庶常時厚菴先生奉

命教習同館予乃得日聞先生之教蓋茫乎莫測其所至先生於書無不通經史性理天文兵法皆默識其然而實可見諸行事帖括其緒餘然亦有過人者世人為文采今之華襲古之意斯已至矣而先生更熟於語錄孔曾師孟周程張朱千古印證不爽蓋不作帖括觀也視學京師弊絕風清群疑蠹起素心可白有其學者必有其守世顧未察先生稿未嘗行世予於白下張子照人處得而錄之初讀不見可喜久乃愈旨蓋先生之學問文章俱在管窺蠹測之外矣

子曰參乎

全章

了當李光地

聖道有本得大賢而廣其傳焉蓋一者道之本也一貫之道即忠恕之學也微曾子孰能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乎哉且夫莫大於天地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莫大於聖人而聖人之道亦可以舉要而得也昔曾氏子以篤實之資從事省身之學此豈有逐末徇流不切於己之病也哉然意其精察力行之意多而涵泳完養之功少故夫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女以吾之道經緯萬端靡所不貫乎萬者未嘗不一則一實萬分焉耳吾得所為一焉故寂然而天下之故通也一者可以為萬則是萬為一焉耳吾有一以貫之焉故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也。斯言也。雖呼參告之。實則衆弟子共聞之。惟曾子真積力久而契於心也。遂聽之速而無疑焉。既又推夫子之旨以曉門人。曰：夫性者道義之門。而誠者聖人之本。夫子之所謂一者。非窈冥昏默而不可求也。其所謂貫之者。亦非變化無端而不可測也。性盡而人物之性亦盡。夫子一心而已。而天下萬物皆夫子之心之所在也。斯即吾人所謂盡已推已之方也。誠至而明行之功亦至。夫子一理而已。而天下萬事皆夫子之心之理之所形也。斯即平日所謂反身求仁之教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豈有他哉。是蓋在天為於穆不已之命。而萬化同流。在聖為渾然無息之心。而泛應各得。在學者則惟存誠以植其體。強恕以順其施。至於盡性而天下之大本立。庶幾見所謂一者。卓爾吾前。而有以進于聖人之歸也。與。

兩一貫是論語第一義。須看得兩章分處。又看得兩章合處。○謂曾子全不識一。不是謂曾子得之。則又無庸呼而告之。故起處用考亭論橫渠語。及其所以自述。見於湖南中和書者。意篤實弘毅之人。得力處相似。入手處亦相似。而於註所謂未知其體之一語。類所謂恕上工夫多者。意亦相合。自記

忠恕如何。就是一貫。既是一貫。何必待呼而後唯。須知未呼以前。曾子與門人。但見為忠恕。既呼以後。曾子與夫子。俱見為一貫。合

得着分得開高朴精當從來未有

顏淵季路

全章

李光地

觀賢聖言志一公物之仁而已。蓋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而有小大之分焉。是故夫子欲知之而子路願聞之也。昔者孔氏之門求仁而已。公者仁之本也。愛者仁之用也。公則仁。仁則愛。是故克己之謂公。絕乎私以近仁者。賢人之學也。公而以人體之之謂仁。敦乎仁而能愛者。聖人之事也。一日者顏淵季路侍而予以各言爾志。命焉無亦其勇行之功。好學之驗。真積力久而各有所得之時乎。子路曰。甚哉物累之難忘也。設有車馬輕裘與朋友共而救之焉。人情蓋未免於憾矣。由願無之。庶幾不獨有其有。夫子之教也。顏淵曰。甚

哉。矜心之難化也。設有善勞於此，人情蓋未免於伐矣。施矣，回顧無之，庶幾乎物我無間。夫子之心也。夫二子之志，可謂躬行于日用之間，而實驗於天理。人欲消長之際，然而仁道無窮，蓋有累進逾上而不可窺者。故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夫子曰：吾思吾心之難盡者，性也。人倫之難盡者，理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誠使老者朋友少者之理得而吾之性以得，豈非吾之未逮而有志者乎？蓋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至於一物而各具一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心見矣。聖人無情以生人為情，至於一人而各得一聖人之情，則聖人之情亦見矣。無憾無伐無施也，有私心而無之者也。安之信之懷之也，全天

理而順焉者也。數言之間，氣象見焉。若夫學者，其必學回路。二子之學也，而後有以學夫子。

聖賢相隔分量，以為有廣狹者，固非。而以有待無待言之，尤謬。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到無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無所容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于此矣。以此意看程朱之說，纔得分明。自記。

三節多是仁字中，又有大小氣象。銖兩句，停印劃清楚。此于聖賢門庭實能熟遊深識，不是牆外胡猜。

大哉堯之

全章

李光地

極贊古帝之大一天之所以為天也蓋無可名而有成功文章者天也堯者則天以出治者也何以加其大哉夫子意謂君者繼天者也天統萬物而物忘之而高明極乎終古之盛君統萬民而民亦忘之而勲華邁乎奕世之隆求其克當此者其唯堯乎欽明文思之德既蘊於生安性成之初四表上下之光尤徵於皇天眷命之際蓋大哉堯之為君也聖德與天位兩相值而其軌遂立於不可加天時與人^適事適相逢而其盛遂幾於不可再巍巍乎神運而無方者惟天之體之大如是其不測也惟堯也克明之峻德冥契乎無方之神遊其世

者時雍於變。蓋莫能識其所以然。而烏能名也。亦如天之神之不測。焉爾矣。化行而無外者。唯天之用之大。如是其不窮也。唯堯也。廣運之帝。德仰符乎無外之化。庇其宇者。耕鑿作息。蓋莫能知其誰之為。而烏能名也。亦如天之化之不可窮焉。爾矣。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所可見者。釐百工而庶績熙。巍巍乎成功之烈。千載一時也。蓋平成之運。必有以終其緒。堯初不過以無為為之。而自其不測之中。追論其為君之跡。則唯此治效之為崇。閎矣乎垂衣裳而天下治。煥乎文章之華。萬代如見也。蓋文明之會。必有以通其變。堯初未嘗以有意顯之。而自其不可窮之表。遐考其君道之垂。則惟此治象之為光昭矣。遐哉不可及也。

夫子不單贊堯而言堯之為君。則首句亦不可畧過。惟天為大。單

主形體言者。亦非末兩句尤不可輕抹。首尾極費斟酌。自記

君本與天合撰。但他人不能盡其量。惟堯為極盛耳。有德有位。有時俱到。盡頭自然。古今無兩語。中旨要。不必侈陳。自移頌他聖。不得。最若上節講不出。下節演不了。布置周匝。簡而愈旨。

食不厭精

及亂

李光地

記聖人之飲食慎而有節。可以見飲食之正矣。夫一食一飲之細。常人之不擇而不謹者多矣。觀諸夫子。然後知其無終食之違也。且禮之初始。諸飲食是故。先王謹之一以順生人之欲。一以安天地萬物之性於焉。致美而大為之節。所以導和而養正也。斯道也。於夫子觀其至焉。夫子未嘗極口體之奉。然亦不以飲食而忘身之疾。夫子未嘗乖嗜好之情。然終不以苟且而違禮之中。是故稼穡作甘。種之上者。也不厭其精。以全美也。魚肉為膾。味之隆者。也不厭其細。以除害也。食欲其精。美而饜。則猶之乎不精也。膾欲其細。美而餒。而敗

則猶之乎不細也。不必其饘而餲，餲而敗而色惡，臭惡則其不食也。如饘餲焉，餲敗焉，且也。不必其色惡，臭惡而失飪也，不時也。割不正也，不得其醬也，則其不食也。又如色惡，臭惡焉，至於體而折俎，謂之大烹，醵以實豆。至於旅，百雅頌有醉而歸之文，鄉飲燕則有無算爵之禮，肉之多也，酒之不為量也。夫子有之，而食氣不可勝，志氣不可亂。聖人之所以節飲食者，又如此作乎天，產地產以合禮樂之情，兼於養德養身而順性命之理。斯固夫子之不以終食違仁而禮所生也。與

逐句瑣敘，自具裁剪法本先輩而貫串經學理學，義蘊宏深。

顏淵問仁

全

李光地

直指求仁之要，而又詳其目，非大賢不足以承之也。夫克己復禮，求仁之要也。視聽言動，克己復禮之目也。聖門傳心，莫切於此。故惟顏子足以當之乎。蓋自堯舜以來，專以求仁立教者，自夫子始。然仁，天德也。天理為主，則德純。人欲叅之，則存焉者寡矣。是故夫子之示求仁也，或使之涵養身心，以漸發其端倪；或使之變化氣質，而徐治其疵累。未有以一言直指為仁之要者。蓋惟顏子氣質清明，心學素稔，故其問仁也。而夫子告之曰：克己復禮為仁。夫苟己為主而克之，必有不能克者矣。所謂克者，我為主而彼為賓，戰勝之克也。類失而類

復必有不能復者矣。所謂復者，傷于外而反其居，不遠之復也。此其所以為仁，而惟顏氏得聞之也。又從而決之曰：人患不克己復禮耳。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焉。此心此理之同，蓋有不踰時而可驗者。然則為仁者信乎？由於己之克己復禮，而非在外也。己，顏子之事心也。久聞斯言也，其於理欲之際，豈不判然而以為日用行事之間，必有持循之目，故以請也。夫子又曰：一己其綱也。視聽言動，其目也。視聽言動之流於非禮，皆己私之為累，絕其視聽言動之非禮，即克己之實功。敬以直之，而非禮之念入而無所容於中，義以方之，而非禮之端出而無所施於外矣。為仁之目不在於此乎？顏子之直任不

辭也。由其昭然灼見仁體，而又確乎得其所據依，故舉之而必欲勝行之，而必欲至。易曰：陰疑于陽，必戰。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坤復之交，德之本也。顏氏以之，抑唐虞授受曰：人心道心，其義精矣。至於孔門，乃曰：人欲則著，夫人心之所以感曰：天理則明。夫道心之所從來，言益加密焉。及其告顏子也，曰：己曰禮，則又直指夫人欲之私。天理之實之所在，反躬而踐行之，其則不遠。噫，微顏子孰與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乎哉。

此文無論看題精當，疏理直捷，即其行文朴拙，踈淡，竟如傳註絕不置時文畦徑於胸中。此海劉峯經義可與宋人頡頏者也。在集

中為又進一格矣

文之以禮樂

李光地

學以禮樂為歸由德與才而進之也蓋才德而非以禮樂文之學猶未至也夫子所以為子路進與意謂聖人之道必有以立之極君子之學必勉以求其至子問成人豈止於知廉勇執已乎學而至於克有本末之後則不可不以涵養之術克之也師資而極乎當世士大夫之選則又不可不以先王之澤進之也必也其文之以禮樂乎禮以敬為本而節文度數詳焉吾惟一以敬居心而日用周旋之間無不隆禮由禮者循習久之心志得齊焉容貌得莊焉彬彬乎其有質而有文也夫然後為能文之以禮也已樂以和為主而于戚管籥備

為吾惟一以和存心。而詠歌舞蹈之際。無非德音者。涵濡久之。意氣得平。焉形骸得安。焉壘壘乎其情深而文明也。夫然後為能文之。以樂也已。蓋才德因於所近。三代以後。人材往往不能如古。則學校所以養而成之者。無其具也。學術要於所歸。一長之士。其人往往不槩於道。則聖賢所謂大而化之者。未嘗聞也。以禮樂而盡人之性。則合敬合愛。而王道備。以禮樂而極人之理。則同和同節。而天地官以言成人。必如是而後可。爾由也。勉諸。

親切簡當。字字實際。高者元貌。卑者浮艷。於此題。總不相開闕。

當仁不讓於師

李光地

極當仁者之心。惟知有仁焉而已。夫既曰當仁。則必欲盡仁之量而止。而又何所與讓乎哉。故夫子推其心。以勵學者。意謂天下之性皆善。而人可以至於聖人。其或自棄焉。而志之不立。苟有志矣。又或廢且止焉。而功之不加。遷延顧望。一似有所遜避。然者。於是仁之為器。重而為道遠矣。於茲而有能當仁者。天地之心。於我乎寄。苟其心自我而不存。則性之不盡。而將無以立於天地之間。故必卓乎有以自命。至於合德天地而後已焉。聖賢之道。於我乎繼。苟其道至我而無傳。則職之有虧。而亦無以生于聖賢之後。故必挺乎有以自任。至于

配迹前修而即安焉。推其志之篤。蓋嚮道而行。望道而趨。精神念慮之所極。不啻與為一焉。而憤樂之自知。克其功之專。蓋舉之而必欲勝行之。而必欲至。進德修業之交逼。不啻無旁貸焉。而克復之由已。于斯時也。即有師我者。之在於前。我其以之為模範焉。固也。至于步趨之餘。而所造之淺深。亦視乎仁之量。以為期而已。知有仁。不知有師也。蓋欲與師並立於至道之域。而毫不遺餘力也。即曰為仁者必資于師。吾其以之為折衷焉。固也。至于精微之際。而此心之疑信。亦視乎仁之理。以為決而已。吾非信乎吾師也。信乎吾仁也。蓋必求吾仁。以底于至善之歸。而曾不留餘憾也。自人觀之。則以為不讓于師者。然蓋不如是未足以為當仁也。學者苟無是心。非棄則止。仁道亦何望乎。

不讓於師是旁觀者之辭。非當仁者時存此意也。至所以不讓之實。則末兩意盡之。自記

竭力做當字。直到不讓於師。方是當字。畫頭時。文貪做師字。真是扯淡無味。即不纏師字。而當字發得不着力。亦令掩卷思卧矣。

鬼神之為

全

李光地

觀聖人之論鬼神。蓋知道之無隱矣。夫鬼神至隱者也。然其為德則微而顯。所以為盛也。誠不可揜。而道烏容以隱求哉。彼夫索隱行恠者之誕也。薄人倫為卑近。而妄意耳目所不及。以為高。今夫隱莫隱於鬼神。怪莫怪於鬼神。使其德誠出於人倫之外。而不可知也。吾無惡夫索隱者也。且夫人倫之道。何以昭昭然長在天地之間。實理也。不可揜也。使鬼神又出於實理之外。而有其德也。是誠不可知也。吾無惡於索隱者也。不觀諸夫子之論乎。夫子之論鬼神也。不神而明之。而曰德不幽而眇之。而曰盛不曰妙物而不可測。而曰體物而不

可遺是故天地山川皆與我為呼吸之通厥初生民皆與吾為一氣之續下於庭降於家而其自外至者皆從中出也祖其右之惟天其右之而其所憑依者皆所自為也微獨宗祧壇墀之間而於赫如此即屋漏幽居之頃亦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而不可越者禮樂顯懿之作由此而起齊戒神明之教由此而興洋洋盛德乎蓋所以綱紀人倫相為維繫者也何顯之甚乎今天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其為顯也人知之其為實理之不可揜也人亦知之然而嚴父配天嶽瀆公侯即尊卑庶職之位也自考而祖自人類而天地即父子似續之親也為衆庶而立泰厲通八蜡以逮昆蟲即同胞同與之誼也彼其

遠近幽深動而必應固無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情而實以始終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其為實理之不可揜灼灼明矣不亦顯乎不亦盛乎而何隱之云乎夫言道而至于鬼神大矣遠矣高矣然其無隱若此故夫不知費之隱者觀之微之顯其庶幾也

此章是結費隱之義惟其微之顯故知費而隱也首末具見此意
自記

他人謂此題重次節末節其三節四節借祭祀之鬼神及詩言以証之耳文却偏重三節四節就祭祀鬼神發明五倫道理前後數章其義一串費隱之說不疏自明正蒙觀物文字

以王季為

四句

李光地

著周王前後之盛所以明其無憂也夫王季武王皆賢聖也文王得之以為父子其作述之盛所以光於前後者何如哉夫子意謂古之聖人其乘時有為者多矣雖然或無所憑藉而不勝其剏造之殷或靡有繼承而莫究夫光大之緒德之休明未嘗不因所遇之奇而見然而其志若其事艱人倫之際雖聖人亦有命焉若我周文王所處何如也蓋其歷千載之昌期而篤生穆考固乾坤間氣之鍾以萬年之景命而肇新一人實社稷靈長之賴是故天休滋至華于一家世德作求蔚為賢聖文王之父蓋王季是也處勾吳之讓而以友稱際

殷商之衰而以順著可不謂之賢父者乎。文王之子武王是也。訪道於人則惟禹之心受命於天則于湯之績可不謂之聖子者乎。是故人以謂開京室者文王也而不知先有開之者也。使王季作于其前而所以勤王家者未至即中身享國之年為憂方始耳。惟時王季則已耑弓矢正大邦文王親見乎其事其明類君長之規模必有以相為合契者焉。夫邁迹自身蓋非子節之盛今以父之作之如此為文王者亦惟是秉翼翼之心以修世子職已爾而何憂焉。人以謂大有邱者文王也而不知尤有大之者也。使武王述乎其後而所以建王業者未隆即大勲未集之載如有隱憂耳。惟時武王則已定厥功承

厥志雖文王復生乎其時而天命人心之變化亦必有以殊世同歸者焉。夫負荷弗克良亦聖明之窮今以子之述之如此為文王者亦惟是弘亶亶之德以貽厥孫謀已耳而何憂焉。况乎自王季而上之肇基王迹之祖荒彼高山乃作之之所自始自武王而下之誕保受命之相勤施四海尤述之之所代終信乎仁之于父子也。命也而聖人得天之厚者文王其至矣。

上二句泛說王季武王之賢聖下二句方闕涉文王上不瘠下不肥。把。舜處父子之極塞文王處父子之極隆各有中庸道理若遇頑嚚不肖而不能挽回何名中庸若遇賢父聖子而優遊無事亦

非中庸也。回車斡旋，處處精密。來路去路，天造地設。

五斡

誠者自成

全章

李光地

誠立而道行。故一成而兼成也。蓋誠者道之本也。能誠則道無不行矣。而謂已物有不兼成者乎。中庸首言性，命以及道教，命者性之所由來也。所以成身也。教者道之所由廣也。所以及物也。君子之體夫中庸也，性道盡之矣。茲乃推論誠明之義而並言之曰：夫性誠而已矣。誠者性分之所固有，是所以自成者也。而凡天下之道，皆職分之所當為，是所宜自道者也。雖然，道固不在乎誠之外也。謂天下有誠外之道，則必天下有誠外之物，而後可。乃吾觀夫萬物萬事之所成，終一誠終之也。萬物萬事之所成，始一誠始之也。苟非有愛敬之真。

則天下無父子無兄弟苟非有忠信之實則天下無朋友無君臣誠之繫於道也尚矣是故君子貴焉君子之貴夫誠也正為其可以成已可以成物而措之無不宜也何也成已者以道成之也而道非人為之偽即純乎誠而為仁者為之也成物者亦以道成之也而道非私意之鑿即誠而明而為智者為之也仁智皆性之德則成已成物之道豈非合外內而一之之道哉是故得其所謂誠則性之德盡而仁智之用昭得其所謂道則合外內之道行而物我之體泯時措之宜有必然者不然已與物皆物也成已成物之道物之所以為物也苟不誠且無物矣已之不成何有于彼于是而猶欲措諸事業者揆

私任術之為而已豈聖人之道耶

首節性道隻提次節則見盡道在於盡性意末節又言盡則兼盡意須看註中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兩句分別得性道兩字明白時講以物之終始為解自成不誠無物二句為解自道者非自記

得力在第二節看得明白不誠誠字跟首節誠字包下仁智無物物字代首節道字包下已物誠道看得合一自然首尾融貫承接鈎勒筋骨瘦硬神氣流行絕頂識力筆力

孔子之謂

二節

李光地

擬聖德之全。即樂與射明之焉。蓋以孔子之智聖。比三子。則孔子大矣。然孔子之聖。孔子之智為之也。宜孟子以樂與射推論之意。謂今以孔子時中之妙。取三聖而較之。人知其事有今古之宜也。而不知其德有偏全之異也。人知其德之全為化不可為也。而不知夫德之所由全。其神不可知也。試論之。今夫偏全之術。不獨道也。藝亦有之矣。彼樂之一器。自為終始者。小成也。眾器共為終始者。大成也。孔子其樂之集大成者乎。發之以鏗。訇之響。而入音。若貫珠之紛。畢之以清越之韻。而群籟如橐木之止。樂之始終也。無異於學之始終也。知

以啟其端。而惟孔子之知。為能周萬物而不遺。行以要其極。而惟孔子之行。為能綜萬善而共貫。智聖之為道。統會者何異于金玉之為樂。紀綱者乎。彼三聖人者。風散流韻。非不足以興起乎將來。然譬則一音之奏。各極其感人之深。其視夫清濁相宣。以建乎中和之極者。有不爽然而失者。與。且夫神化之妙。不特學也。技亦有之矣。彼射之通乎神而得之心者。巧也。專乎氣而應于手者。力也。孔子其射于百步者之巧。力乎無遠弗届。材擅于貫草之長。而中多為雋。機動乎省括之先。射之至與中也。又無異于道之至與中也。天德之冥合。不專於造詣之篤。而由于通微作睿之初。至理之默成。不特乎入域之優。

而存乎神明天縱之始。力之以巧而妙者。何殊於聖之以智而神者乎。彼三聖人者。毅力貞標。非不足以奮立乎百世。然譬則仡仡之勇。各極其氣矜之盈。其視夫捺縱獨運。以游於從心之矩者。有不廢然而返者。與。是故觀于樂而知孔子之智聖。異于三子之智聖矣。觀于射而知孔子之聖。異于三子之聖。寔孔子之智。異于三子之智矣。

三子亦有始終。但非大成。三子亦兼巧力。但不能百步之外。蓋小成。不以金鼓玉振百步之內。巧易于及百步之外。巧不能到也。看題。鈞。勤。明。亮。不。止。裁。對。自。然。

告子曰食

全章

李光地

闢異端外義之說而辨性之論窮矣。蓋告子之論性也，屢變其說而歸於外義，不知義焉。乎識仁哉！故就其說窮之。昔告子以生為性，因孟子犬牛之辨，反之於心，而無以自解也。故就仁義之中，而姑取一焉。以為既可以完夫生之謂性之說，又足以釋夫同人性於犬牛之譏。故謂性者，非他食色是也。食色生於愛，仁其類也。故謂仁為內為性也。猶可謂義為內為性也。則決不可。今之所謂善不善者，大約以義言也。夫性則何有於善不善也。孟子於此，若就其所謂內者而折之曰：斯仁也，即性之善也。亦足以窮其說矣。而孟子猶欲因所謂仁

者而開之以性之義也。故問之曰：既知仁之在內，又何以云義之在外也？告子則謂愛從中出，而長自外至，長而長之，猶白而白之于心，何有焉？孟子於此若就其所謂白者而折之曰：斯色也，何以云義外也？亦足以窮其說矣。而孟子猶欲因所謂長者而使反求夫心之敬也，故又問之曰：白則人馬無異，長則人馬有異，果無異是義在長也，外也，果有異是義在長之者也，非外也。告子則謂人馬雖異，人與人則無異，長吾長與長楚長一也，非若愛吾弟與愛秦人之弟也。于心何有焉？夫其視吾長無以異于楚人，固知其敬心不生而中之無義也。已矣，即其愛吾弟而不能推諸秦人，又見其愛心之薄而仁之與

存者幾希，然皆未可遽辨也。姑就所謂食色性者而曉以者，炙之無異，蓋且使反其義之失而徐而思之，亦足以救其仁之忘也。意聖賢之於異氏，非徒欲吾說之勝而已，蓋將開悟挽回得其本心也。告子始為性無仁義之言，累變而曰仁內，孟子不責其遁辭之窮，且幸而姑存其一偏之說，顧乃展轉迷繆，以申所自有者而欲外之，是則其所謂內者亦聊以是誘俗，喻世實則以為并仁不存，然後可以得性之真也。是以孟子師弟之際，探其本指而以一言斷之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告子議論許多破綻處，孟子却不投間抵隙以窮其說，而却似隨

其言下酬酢然者。須知聖賢本心。是欲救拔其心術之失。非以取勝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便是其自道處。自記

題入今日名士所選。凌駕倒亂。題之神理絕無矣。問答叙次如題。挨講時於空隙處用補用斷對仗。裁剪古朴錯落。一氣卷舒。而來龍去脉。融會透亮。當與諸先輩許行章文並傳。

道則高矣

全章

李光地

門人志於道而不識立教之意。故為盡言。君子教人之方。為夫悅道之高。美而厭教之煩。難此學者之通病也。不猶棄繩墨。設率以求技之精者乎。豈君子中道之教之意哉。昔之善學聖人者。無如顏子。是故知道之高妙。而竭才於博約之誨。即師之善誘。而默會夫卓爾之真。蓋悟已微於足。發而志不懈於欲。從故以循循之。有可守為夫子功。不以孳孳之不可及為聖門病也。何居乎丑之望。道異于是也。聞道之高且美。而慕之見教之若登天之難。而畏之。意謂可以稍變教法。而直造夫道妙。然後可以日孳孳焉。噫。其意似巧。其功則拙。其蔽

可以為賢智之過。而其實則歸於不能而已矣。夫君子之欲天下學
者同臻於道也。猶大匠與羿之欲學者同得於巧也。使其有可以速
得乎巧之術。何為諄諄焉。縣之繩墨。示之彀率。以紆能者之途。而勞
拙者之力哉。此必有舍繩墨彀率。而決無以得乎巧者。故夫大匠與羿
守之斷斷也。且大匠與羿之意。以為不但舍繩墨彀率之決。無以得
乎巧。且舍繩墨彀率之。并無所為巧也。今夫射持之。欲其滿省之。欲
其度羿之教人止此矣。即羿自為之。其巧亦止此矣。及其發而獲也。
雖羿亦無所措力。容心焉。是巧乃在引弓之中。而不在發矢之際。吾
故曰。舍繩墨彀率之。並無所為巧也。君子之於人也。使之盈科如引

滿之時。而竢其自達於不發之表。躍如之意。有不在於心目之間者。
乎。此蓋形上之理。不離乎形下之器。故貫精粗顯微。而一之者。道體
自然之中也。心承之妙。必藉乎象法之傳。故自粗以及精。舉顯以該
微者。君子中道之教也。拙者於此。方希心於發之外。而苦于孳孳之
難能者。於此。則盡力于引之中。而安于循循之易。從不從存乎人。于
道無與也。可改不可改。因乎道。於教無與也。以己之不從而謂教之
可改。噫。教即道也。改教以求道。吾恐所謂高美者。將入于空虛。所
謂幾及者。亦流於捷得徑悟。而不可訓矣。故夫異端之學。拙于求道
者為之也。

丑不是欲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已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其
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下可幾及政謂其立教之循循有序而苦于
高美者速至之無期如天之不可幾及耳盖有好高躡等之病故
孟子告之云云自記

若使學者處於最早教者立於至高終身扞格而不相入亦無貴
於教矣須知循序漸進學者之所厭苦好高躡等乃古今通患非
但砥礪陸王已也看題有眼而文更界限分明波瀾老成

孟子曰口

一章

李光地

大賢述時人所謂性命者而以性命之真者正之焉盖性命以一於
理者為真也以嗜慾之性氣質之命言之則性與命不相一矣故孟
子正之曰學術之敝始於言性命者之失吾欲極本窮源以示之而
未必其明且信也則且就其所知者為之廣性命之說而徐正之焉
耳矣何則凡吾所謂性者天命之謂性也而世之言性者不然徒見
夫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有穀色臭味安佚之好是亦與生俱生者則
以為性在是矣夫與生俱生者誠不謂之性而不可也而君子不謂
之性何也今使於穀色情好之區而縱之以逞其踰涯之慾以為其

性實甚則可爾曰天之命之雖愚者知其不然也如是則徇其性者必至逆於命與吾所謂天命之性異矣是故君子不謂性也凡吾所謂命者性所自出之謂命也而世之言命者又不然徒見夫父子君臣賓主朋友之間以及天道之際難盡乎仁義禮智與聖之量是亦賦之生初者則以為命在是矣夫賦之生初者誠不謂之命而不可也而君子不謂之命何也今使於人倫天道之極而充之以處于莫加之分以為天實命之固已曰性與人異雖愚者知其不然也如是則委於命者必至賊其性與吾所謂性所自出之命異矣是故君子不謂命也自古聖賢立教必諄諄性命云者彼誠見夫存心養性所

以事天而吉凶禍福無非正命顧世人區區限於耳目之小特於形骸之私猥云人生之性命者此耳此人心之所以流氣運之所以汙真如古今聖凡之不相若性命為之也嗚呼是亦言性命者之過也此章是辨性命之說而所以順性命之理者在其中矣只看兩不謂字可見。性也命也之性命是世之所謂性命以氣言者有命焉有性焉之性命是君子所謂性命以理言者有命焉非但貧賤者有定分不可強求即富貴者亦有定分不可踰越此之謂理也性之不與命二命之不與性二是性命之真也以窮其欲者託之性而已非命矣以盡其理者歸之命寧有異性乎要須性命看得

合一則不至惑於嗜慾氣質之說而性命之理明矣自記
摠之性命以理言不以氣言此是性善正命諸說註疏着眼兩謂
字簡直不支題理雪亮

錫

